



源於真

李漢源

今年普華永道體育產業調查報告指出，全球最具收入增長潛力的體育項目頭三位分別是：1.電競、2.足球、3.籃球。

電競可算是現時發展得最快的體育項目，加上在全球疫情下大部分人留在家中的時間長了，而電競則不受不能外出訓練所限，因而在這疫情下逆流而上，加快了增長發展的速度。但就「傳統運動」而言，足球始終也是收入增長潛力最大其中之一項運動，也是全世界一項最具凝聚力之體育項目，雖然在疫情下經濟收入損失慘重，以歐洲足球會協會(European Club Association)為例，他們就預測今年收入將減少36億歐元。雖然如此，但普華永道的報告也仍然展望：在未來3年間，整體體育產業估計仍會增長3.3%，雖然比過去平均增長8%是下跌了近5%，但看來報告對體育行業的未來仍有希望。現在只祈望疫情能盡快過去，到下一年東京奧運及歐國盃可以把體育產業帶回上升軌跡。

至於香港體育的情況，今屆2020-2021年港超聯，在疫情下將於這個星期六(21日)靜悄悄地旺角場打開序幕，今季只得8隊球隊參賽，由東方龍獅對晉峰打頭炮，這炮響起了，但這炮響可以吸引到多少觀眾進場觀看呢？港超聯這幾年的叫座力已經大不如前，再

疫情下的港超

加上現時新冠疫情下，寄望能有更多觀眾入場支持真的是比較困難，要球迷再次走入球場撐港超，也並非短時間內可以達到的目標。縱然現況是這樣，但作為見證過香港足球輝煌的人，我認為我們也不應氣餒，該想想辦法，從各種渠道作大肆宣傳，要大鑼大鼓地告訴球迷「香港足球聯賽已經開鑼啦」等，要將這個消息帶給更多球迷、市民和觀眾。

需知宣傳對於體育活動而言是很重要的，真正的球迷，他們當然會知道球賽開始日期；但一些非球迷的市民意識中，覺得在疫情下已沒有了足球賽事這回事；要改變他們此等想法，就要如一些汽水商不停在賣廣告，其目的就是想受眾想飲汽水的時候，自自然然就會想起這牌子的汽水，這就是潛移默化，就是宣傳的威力。大家也清楚知道，新冠疫情不是短期內可解決的事件，在疫情下整個社會狀況也改變了不少，大家也會盡量留在家中，如果把港超聯賽每一場賽事都放在電視、網上直播，一定能達到宣傳效果，讓更多觀眾知道港超的存在，到時場內廣告牌也相應地會有較多商品贊助。

最近足球總會正全球招聘CEO(行政總裁)，期望能夠聘請一位足球賢能者為香港足球發展加一把力，作出多方位的策略以帶來新的希望。



失智的年代

方寸不亂 芳芳

在限聚令不再收緊前，還了朋友一頓飯債。

席間話題觸及美國大選，其中一位黃絲朋友強調「塵埃未定」，連上菜的侍應也加把口：「不是拜登已勝出了麼？」朋友說：「特朗普打緊官司，有很多州份已翻了盤，誰勝誰負未知之數。」

看來，朋友是「撐特」派，還是堅定的擁護。侍應不願離開，還要說下去：「很多國家元首都向拜登致電祝賀了，還有假的？」

就是這一句「假的」，朋友立時很受刺激，他肉緊大罵美國選舉是黑幕，民主黨有錢，操控了傳媒和選票，傳媒推算拜登勝出，是完全不公平的！

其實，美國選總統，與我們何干？才犯不着起哄。黃絲不是一直吹捧美國民主制度的優越性？又認同美國是「世界警察」，怎麼一夜之間，就把話說反了呢？

噢，「世界警察」還有大黑幕？

為了這頓飯能吃下去，也不好去刺激對方，只好輕描淡寫接話題：「民主黨有錢，共和黨沒錢嗎？」黃絲友說：「民主黨的錢用得其所，收買了傳媒，其實不少美國傳媒都給共產黨滲透了？」聽者幾乎要失笑起來。

說到這裏，其實已不必把話題延續下去了。這是世界失智的年代，美國人失智，香港也有不少，你能說服幾多？

我也有一位美籍華人朋友，他是美國精英階層，是堅定的「反特」派，他奇怪特朗普的選票竟然有差不多一半，他氣憤說：「為何這麼多美國人失智，竟然會投票給特朗普？」其實，去年香港的「黑暴」事件中，他也幹着同樣失智的事。

香港一大批激進黃絲，因為政治上的偏執，令自己逐步失去了判斷是非的能力，好像香港的「太子站死人事件」，無證據不要緊，只要「我相信」，這就是真的。黃絲不認太子站拜祭，鮮花堆滿港鐵站外，花墟的商販無端賺一筆，他們又可曾想到，鮮花竟有這樣的出路？



拜登與大力水手

書聲蘭語 廖書蘭

2020年疫情肆虐全球至今已整整十個月了，各地都仍在鎖國、鎖城，我們被迫鎖在家裏，生活悶得發慌，瞧着一個超級大國的兩個老人，爭取一個總統的寶座，你辱罵我，我指責你，互相敵對對方不是，讓我們沉默呆板的生活，平添趣味。

長達十個月抗疫生活，讓我這個從來不運動的人，每天都到了公園走走，舒展筋骨。無論是看管公園的保安，或是維持公園整潔的婦孺，他們談論的話題都圍繞着美國的總統選舉，行經過慢跑跑道，偶爾聽到兩個人一路慢跑，一路討論美國總統選舉，側聽他們的觀點，似乎個個都是時事評論員、個個都是政論專家。

而我則有兩個深深的感受，第一、「人生七十不是古來稀」，退休制度應該在年齡上向後順延15-20年，正是「人生七十才開始」；第二、「周易·象傳」「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只要你立志志向，目標清晰，心無旁騖，鍥而不捨，堅持堅持再堅持，你就是人生贏家！

拜登(Joe Biden)金句「被打倒！要一次一次站起來！」這與筆者小時候看的美國卡通片《大力水手》是一樣的主題，大力水手卜派一次又一次被他的對手布魯托打倒在地上，但是卜派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卜派身材矮小，布魯托身形高

大，卜派不怕大拳頭，不怕惡勢力，堅持到底，最後是贏家，且贏得美人歸。

拜登的人生是鮮活的勵志故事。他小時候患有口吃，自己名字「Biden」也發音不準，他每天對着鏡子演講、說繞口令、朗讀詩歌。拜登說：「那段結巴使我難堪的日子，即使能夠避免，我也不想避免。因為這個毛病使我發憤圖強，讓我成為一個會演講的人，成為一個更優秀的人。」

俗話說「有錢難買少年窮」，拜登自幼寄人籬下，家境清寒加上口吃毛病，備受冷眼和欺凌，因而磨練他日後面對困難的適應力和鬥志，誠然我們的亞聖孟子在大約2340年前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拜登的一生有三次大挫折，青年時妻女車禍遽然離世、中年時腦有兩個動脈瘤、晚年時兒子博·拜登死於腦癌。拜登曾一度意志消沉地說：「博死後，我覺得我再也不會笑了。」但如今他又活過來了！且活得更精彩！更輝煌！

筆者在電視上見奧巴馬授予他最高國家榮譽——「總統自由勳章」時，拜登臉上的表情有兩三秒的五味雜陳。他擔任六屆參議員，三次競選總統，今次果然贏了！人生的磨難與歷練，已讓他性格沉穩圓熟，寄望他修好中美關係！平定「特朗普之亂」！以臻世界和平！



拜登的人生是鮮活的勵志故事。美聯社



貼口貼鼻攤命「鳥」

翠袖乾坤 連盈慧

中學畢業後某年同學聚會，A看到幾個初次不需穿着校服而一身黑天鵝般打扮的同學，譁然大讚她們漂亮，很是「羨慕」不已，說皮膚雪白的女孩子，就是穿紅着綠總不如黑色動人，黑色，尤其越是深色越好。有人問A，你皮膚也白，怎麼從來不見你穿過黑衣服？她說愛親反對。

她經營服裝出入口生意的父親，告訴她曾經有過一家製衣廠出口的黑色制服運到美國之後，全部因為不合規格打了回頭，理由是發現衣物中過量的黑色染料含有高度致癌成分；雖說黑色染料有深淺，但是黑得最濃，濃到發光的，有毒是必然的了，A偏偏對曖昧的黑不合心水，只對濃得化不開的黑情有獨鍾。

愛美，也重視健康，父親的警告，對她心理自然有影響，她說這些日子，看到湧現大量黑口罩人物，事不關己也捏一把汗，黑外衣褲還未至於直接接觸到皮膚，口罩則貼口貼鼻呼吸，危險程度可想而知。洋婦少穿黑，除了發覺黑色太容易突出她們粗糙毛孔之醜；同時也因為歐盟很多年前已索性禁止使用黑色染料。

發現黑染料致癌是上世紀



物以類聚，黑東西自然選擇黑口罩！作者供圖

普世價值

看最近各方都要搬出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有關「愛國者治港」的講話，多少有點悲哀。一方面反映社會撕裂、互不信任，另一方面反映我們的社會長期以來積非成是的觀點何其根深蒂固。

「愛國者治港」或「愛國愛港」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本不應討論。無論你是土生土長，還是外地移居，既然你選擇了在這片中華土地上生活，你就要熱愛這個地方及其國家，至少不應該鄙視她。否則，你就談不上是良好公民，何況是領取公帑的從政者。

所以，每每聽到有人因此而要移民，我都鼓勵，一方面讓他們走出舒適圈，開闊眼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其切實地體驗他自己所羨慕的地方生活，從中比較，是否「外國的月亮特別圓」。我還會加上一句：「最好不要回來。」這說明他找到了適合自己脾性和信仰的地方。何況，既然已有離心，離去，也是對自己及社會負責任的選擇。

最討厭的是，那些既滿意現狀，又不做實事，還自命高人一等，天天佔據公權力發表自以為是高論的人，不但浪費社會資源，而且誤導民眾，把社會帶入萬劫不復的地步。6年前的非法「佔中」是引火線，去年的「黑暴」行為更達

極端。令善良的市民陷入極度恐慌中，也把自己的家園砸得滿目瘡痍。

美國有「愛國者法案」，旨在打擊攻擊國土和國民的恐怖分子(包括本土恐怖分子)，她的參政者在競選時，開口閉口談愛國和國家安全，卻阻撓別國立法保護自己，還以各種藉口入侵別國，掠奪資源。

如此霸道和荒唐，正常的從政者不理也罷，還居然大老遠跑去叫超級大國來干預，乃至經濟制裁自己的地方。為的是什麼？且不說陰謀論，無非是滿足自己獲超級大國政要垂青的虛榮心。但後果呢？

香港被英國強行霸佔了150年，當年的侵略者隨着時間的推移，乃至利益驅使，在撤出前夕做了一些籠絡民心的工作，包括在民生上大建公屋、落實9年免費教育，在政治上下放權力——比如提拔華人公務員，乃至為其利益共同者提供居英權保證等，這些當然是善意的，卻也是為了延續英方在後九七時代的利益和影響力。

對於那些受惠於英美利益的人，他們當然有權知恩圖報，但底線是，你留在香港或返回或來到香港賺錢時，你已經不是主人，但你要尊重這裏的法律和主人。這種政治倫理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價值。



動物的美德

百家廊 吳蕾

在古今漢語中，「禽獸」是句罵人的話。不管什麼人，如果你說他是「衣冠禽獸」、「禽獸不如」，他就會跟你急，以至動怒，發瘋，暴跳如雷，總認為自己遠勝於禽獸。

其實平心而論，有些人的德性真的不如禽獸。且不說慈悲鳥(美國一種已絕跡的鳥，據說牠能給處於困境中的鳥或人送去魚蝦，而自己的雛鳥卻常因此而餓死)的慈悲，狗的忠誠，烏鴉的至孝，令許多人汗顏；筆者這些年在跟動物的親密接觸中，也深深感到，動物的一些美德，並非每個人都能具備。

在我們宿舍院裏，生活着一群流浪貓。牠們多時十來隻，少時四五隻，長期棲居在牆根屋角的隱蔽處，默默地為人們捕鼠除害。

我見牠們處境艱難，便每天早晚給牠們送食送水。牠們見我不加害牠們，便漸漸跟我熟悉起來，遂把我當作「知心朋友」，在我面前能夠不加掩飾地展露個性。

貓跟人一樣，也都有不同的性情：有的勇猛，有的怯懦，有的憨厚，有的狡黠……但在這個小群體中，牠們一直和睦相處，互助互愛。平時，強者總是護着弱者；吃食，大貓總是讓着小貓。尤其母貓生下貓崽後，便對自己的子女百般呵護，常常因操勞過度，累得瘦骨嶙峋。給牠們送上食物後，牠總是先把煮雞肝等「美食」一塊塊挑出來，叨到後院的地下通道中餵小貓，自己只吃點殘羹剩飯。等到小貓剛會跑時，牠又寸步不離地前後護着，誰要是近前多看上一眼，牠都會呲牙咧嘴地要跟你拼命。其愛子憐子之心，一如人間慈母。

貓的這種愛心，有時也表現在對非親非故的弱小者的關愛同情上。

我家的地下室裏曾收養過一隻名叫「大花花」的公貓。牠長得高高大大，壯碩而又英武，卻有一副慈悲心腸，從不恃強凌弱。一天，有人將一隻被遺棄的小貓偷偷地從窗戶

裏塞進地下室中。「大花花」見了，不但不傷害牠，還心甘情願地當起了牠的「保護神」。有了吃的，牠總讓小貓先吃；如果是兩種食物，牠必將好吃的讓給小貓，自己吃差的、剩的。小貓自得於自己的「受寵」地位，便毫不吝嗇地事事搶先。吃飽了，喝足了，牠就頭撲拉臉地跟「大花花」嬉鬧。任憑牠咬耳朵，拽尾巴，扯鬚鬚……「大花花」都是聽之任之，任牠作踐，從來沒有發過火。

在我家救助的鳥中，曾有一隻很聰明的喜鵲。牠跟家中的黑貓、灰喜鵲都相處得很好，還不時地啄着黑貓的尾巴開玩笑。對於比牠弱小的鳥，牠常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進行幫助。有一次，親戚家送來一隻翅膀受了傷的斑鳩。這隻斑鳩又瘦又弱，孤苦伶仃，常獨自悄沒聲息地溜到陽台上曬太陽。喜鵲每次見了，都給牠讓路、讓地方。一次，斑鳩在走路時一個閃失，歪倒在地板上，兩腿亂蹬爬不起來。喜鵲見了，急速地跑向前去。我們正擔心牠「落井下石」，想上去制止時，牠卻一歪翅膀將倒地的斑鳩扶了起來，嘴裏還不停地「喳喳」歡叫着，似在誇耀自己身手不凡。

我們家還養着十多隻從樹林裏救回的灰喜鵲，其中有一隻叫「老哇」的也很聰明。別的鳥都生活在籠中，而「老哇」的行動卻比較自由，可以在各房間裏隨便出入，因此牠便自動擔負起人鳥之間的溝通、聯絡任務。當我們吃飯時，「老哇」也開始忙碌了。牠把從菜中揀出來的肉片、雞蛋等一趟趟衝到陽台上，送給其它籠中鳥吃。有時候，籠中鳥有作窩的特殊要求，「老哇」便為牠們提供「建材」：紙片、布頭、小繩子，牠見了就往陽台上叨。牠還多次潛入我的書房，將打開的書頁一片片撕下來，送給別的鳥墊窩。這時我急得火冒三丈，但也不敢發作，只能強作笑顏，和顏悅色地來到籠邊，邊誇獎邊伸手向籠內的鳥討要。牠們要是高興，會將碎書頁和廢紙一同叨回我手中，然後我再耐着性子將撕爛的書黏補起來。我有好幾

本書的書頁，就是用從鳥兒那裏討回的殘頁黏補起來的。

「投桃報李」，這是人之常情，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懂得知恩圖報。許多動物也有感恩之心，你對牠好，牠也對你親，儘管表達的方式各有不同。

我們家養的喜鵲、灰喜鵲都會用自己的方式對主人表示親密和感謝。當我們下班回家後，一推門，牠們就會歡叫着飛到你的肩、手上，用尖嘴一會理理你的頭髮，一會拽拽你的衣領，一會貼貼你的臉蛋，嘴裏還低語似地「喳喳」叫着，噓寒問暖。你甫坐定，牠們又會像小兒女似地在你面前款款燕語，繞膝撒歡，使你喜不自勝。

但是，如果你認為牠們只會用懇懇撒嬌來取悅主人，那就錯怪了牠們。實際上，牠們生活在這個家中，都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當成這個家庭中的一員，主動擔負起保衛任務。如果有客來，常常門鈴還未響，牠們就會先警覺起來，急促地「嘎嘎」叫着向主人報告。門一開，牠們又會在第一時間衝上去「迎接」客人。如果來客是熟人或牠們眼中的「好人」，牠們就會熱情地跳到人家肩上，一迭連聲地歡叫着跟人打招呼。如果來客是牠們看不順眼的生人或調皮搗蛋的孩子，牠們便會自作主張地趕人家出門：先是在人家頭頂上「呱呱」急叫着下逐客令。如果你不聽勸阻，置之不理，那牠們就不客氣了，會趁你不備，轉到你身後，箭一般地衝到你頭頂，猛啄你的頭皮。害得我們每有生客來，必先囑咐：好好護住你的腦袋！

有道是「人間自有真情在」，其實在動物之間、動物與人之間，也仍然存在着真情，只是我們自大的人類不肯也不願去發掘這份真情，因而也感受不到其中的樂趣。這些年來，我僅對動物施了一點愛心，就得到牠們的真情無私的回報。儘管這回報不是金錢、財富，但卻勝過金錢、財富。牠使我精神愉悅，身心健康，生活中充滿樂趣，也領悟到不少真知。而這一切，又豈是金錢所能買到的？



獨家風景

呂書練

看最近各方都要搬出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有關「愛國者治港」的講話，多少有點悲哀。一方面反映社會撕裂、互不信任，另一方面反映我們的社會長期以來積非成是的觀點何其根深蒂固。

「愛國者治港」或「愛國愛港」本來就是理所當然的事，根本不應討論。無論你是土生土長，還是外地移居，既然你選擇了在這片中華土地上生活，你就要熱愛這個地方及其國家，至少不應該鄙視她。否則，你就談不上是良好公民，何況是領取公帑的從政者。

所以，每每聽到有人因此而要移民，我都鼓勵，一方面讓他們走出舒適圈，開闊眼界，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其切實地體驗他自己所羨慕的地方生活，從中比較，是否「外國的月亮特別圓」。我還會加上一句：「最好不要回來。」這說明他找到了適合自己脾性和信仰的地方。何況，既然已有離心，離去，也是對自己及社會負責任的選擇。

最討厭的是，那些既滿意現狀，又不做實事，還自命高人一等，天天佔據公權力發表自以為是高論的人，不但浪費社會資源，而且誤導民眾，把社會帶入萬劫不復的地步。6年前的非法「佔中」是引火線，去年的「黑暴」行為更達



琴台客聚

伍果棠

對於我這個從小就四海為家、三不五時就要搬家的人來說，搬家是一件很尋常的事。但是這次卻與以往兩樣。仔細想想，大抵是因為年紀大了的緣故，抑或是因為所搬的房子大了的緣故。

正好有幾天空閒，便在新屋住下，收拾舊屋搬來的隨處堆放得一片狼藉的物品。每日從紙箱裏往書櫥裏搬書，從編織袋裏往衣櫥裏搬衣服，樓上樓下地跑跑氣喘不過來，吃飯自然是講究不了了，使用方便的電磁爐煮了方便的即食麵，趁煮麵的空檔，又飛快地跑到尚且雜草叢生的院子裏去掐了一把白花鬼針草的嫩芽丟進鍋裏，加上從我哥院子裏摘來的紅辣椒，碗裏紅紅綠綠的，生機盎然，一頓飯才算吃得那麼將就。

遠處的歐巴看見我發過去吃「野草」的圖片不禁有些擔憂：「你吃的啥草？你怎麼啥草都吃？不怕中毒？……」待我報了「草」名，歐巴到網上查，得知如此「草」不僅好食，還有防癌的作用，態度頓時來了180度的大轉變，像個撿到寶的財迷：哇，這麼好的草，那你在院

活在花草間的小確幸

子裏多種一點呀，以後我們天天有得吃！歐巴是個「植物小白」，我不屑與他多討論植物，卻因此想起了久遠以前的少年時光。

我的少年時代，母親在遠方，父親一人領着一份當時還算不錯的薪水，但卻因為養着3個孩子，仍是感覺吃力。我們因為心疼父親的辛苦，總是在寒暑假去勤工儉學，想為父親減輕一點負擔。因為父親的工作多是在山野裏，我們便從小熟識各種植物。白花鬼針草是我記事以來最早認識的一種植物，認識它，是因為鄰居的阿姨常常去採了來曬乾賣給中藥舖。這種草並不難認，它開白色的像小菊花一樣的花，結了種子像黑色的短針一樣，很輕易地就黏在人的衣服上、動物的皮毛上，像擺不脫的鬼針。一年四季，山腳下、河溝邊，到處都是白花鬼針草的身影。採了曬乾後賣給中藥店，大人給兩毛錢一斤，藥店的人欺負小孩子，只給我們一毛五一斤。即便如此，每個假期我都能賣上一兩百斤的白花鬼針草，在那段清貧的歲月裏幫補自己一兩個月的生活費。

除此之外，兩面針、淡竹葉、蓖麻籽都是我

常常採了去賣給藥店的植物。前三者因為季節性較強，採得相對少些，唯獨白花鬼針草的生命力頑強無比，在粵地幾乎一年四季都能採到，成了年少時我勤工儉學的最大「收入」。當然，除了採它去換取學費和生活費，它也是我家餐桌上常有的食物之一，無論是清炒還是涼拌，它的苦中帶甘，與眾不同的獨特的清香味總總是令人一吃難忘。

後來慢慢就住進了城市裏，在城市的園林景觀中，白花鬼針草大抵是被當作一種侵略性的野草吧，極少再見到它的身影，直到我買了遠郊的新房子，才在院子裏又發現了它。

記得在小說《飄》裏，傑拉爾德·奧哈拉對斯嘉麗說：「這個世界上，只有土地與日月同在。土地是世上唯一值得你為它奉獻，值得你為它奮鬥、犧牲的事物，因為它是唯一永存的東西。」我的外婆也曾經對我說過，人從土地裏來，土地養活了人，人最終也要回到土地裏去。

當我在新屋的院子裏摘野菜讓自己不對一餐即食麵將就的時候，我就再一次懂得傑拉爾德·奧哈拉和我的外婆所說的話了。